

盛韵
译

古

典

音

那些人

[英] 诺曼·莱布雷希特 著

Norman Lebrecht

文匯出版社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著

古典音乐
那些人

盛韵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音乐那些人 / (英) 诺曼·莱布雷希特
(Norman Lebrecht) 著; 盛韵译. —上海: 文汇出版
社, 2017.8

ISBN 978-7-5496-2193-4

I. ①古… II. ①诺… ②盛… III. ①古典音乐—音
乐评论—世界 IV. ①J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8431 号

古典音乐那些人

作 者 / [英] 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 者 / 盛 韵

责任编辑 / 徐曙蕾

封面装帧 / 一亩幻想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40 千字

印 张 / 10.875

ISBN 978-7-5496-2193-4

定 价 / 45.00 元

目 录

作曲家

海顿,海顿,让我从何说起?	3
柏辽兹为什么不招人爱	6
门德尔松的内心谜团	9
疯子舒曼	12
威尔第和瓦格纳的道德境界	15
穆索尔斯基的朋友圈	18
德沃夏克的魔力极限	21
雅纳切克的情人	24
柯勒律治-泰勒:昙花一现的英国黑人作曲家	27
埃尔加和西贝柳斯	30
马勒如何缔造音乐的美国	33
理查·施特劳斯:乡巴佬的崇高时刻	39
北欧传统中的西贝柳斯和尼尔森	42
布索尼:爱逛书店的终极欧洲音乐家	45
策姆林斯基可以等	48
拉赫玛尼诺夫的心理治疗	51
我们为何害怕勋伯格	54
拉威尔和格什温	58

贝拉·巴托克：用音乐和全世界对话的匈牙利人	61
斯特拉文斯基的面具	64
韦伯恩：让音乐在秩序中升华	67
普罗科菲耶夫之死	70
“捧杀”威廉·沃尔顿	73
戈德施密特的老来红	76
哈特曼：高贵的例外	79
迈克尔·蒂皮特：英式玩票的糟糕典型	82
为什么我对梅西安打不起精神？	85
为布里顿澄清是非	88
贝里奥：最后的意大利作曲家	91
施托克豪森的自我陶醉	94
桑德海姆：纽约开花伦敦香	97
拼凑大师约翰·威廉姆斯	100
伯特威尔斯改变了人们的聆听方式	103
史蒂夫·莱希：用音乐探索伦理难题	106
约翰·亚当斯：把时事搬上歌剧舞台的人	109
韦伯也能算古典英雄？	112

指挥家

彪罗：活在瓦格纳的阴影下	117
比彻姆：他将一潭死水变成音乐之都	120
克莱姆佩勒的女儿	123
追忆索尔蒂	126
伯恩斯坦的双重生活	130
内维尔·马里纳：没有敌人的指挥大师	133

布列兹的地位	136
海廷克的遗产	139
谜一样的克莱伯	142
弗农·韩德利：只爱英国音乐的专家指挥	145
卡普兰的马勒梦	148
巴伦博伊姆：和平者的矛盾	151
成也列文，败也列文	154
贝洛拉维克：调教 BBC 交响乐团的捷克人	158
西蒙·拉特尔的现在和未来	161
玛琳·阿尔索普：女指挥的艰辛成功路	164
蒂勒曼：文化成就能为过去的恶行赎罪吗	167
涅采-西格英：从指挥布鲁克纳扬帆起航	170
俄罗斯人瓦西里·佩特连科在利物浦	173
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拉脱维亚的指挥天才	176
杜达梅尔的马勒计划	179
布林古伊尔：指挥台上的新生代总动员	182

表演艺术家

颠倒众生的法国女星莎拉·伯恩哈特	187
弗洛伦斯·福斯特·詹金斯综合征	190
鲁宾斯坦的黄昏恋	193
阿尔玛·罗赛的一生	196
梅纽因：他的温暖只为全人类	199
梦幻芳汀	202
梅纳海姆·普莱斯勒：为生命干杯	205
菲舍尔-迪斯考：难以望其项背的歌唱家	208

雅法·雅可妮：以色列的夜莺	210
查尔斯·罗森：哲学家钢琴家的化身	213
芭芭拉：用香颂疗伤	216
布伦德尔和阿什肯纳齐：最后的伟大钢琴家	219
夏洛特·摩尔曼：热爱半裸的大提琴家	222
犹太人莱昂纳德·科恩	225
帕瓦罗蒂：令人幸福的大卢契	230
努雷耶夫如何吸引眼球	234
等待阿格里奇	237
洛琳·亨特·李伯森：天荒爱未老	240
安妮·索菲·冯·奥托：用歌声纪念受难者	243
脚踏实地的大提琴家伊瑟利斯	246
托马斯·夸斯托夫：迥异于他人的存在	249
斯蒂芬·霍夫的弥撒	252
阿兰尼亚与乔治乌劳燕分飞	255
娜塔丽·德赛：不爱唱高音的首席女伶	258
阿曼达·茹克劳福特：英国女高音回归	261
安德雪夫斯基：天生琴种	264
加布丽叶拉·蒙泰罗的即兴惊喜	267
伊莱沙·阿巴斯：球星钢琴家	270
维拉宗是下一位男高音之王吗	274
文格洛夫：透支青春的小提琴明星	278
娜塔丽·克莱恩：优秀的大提琴家等得起	281
杨雪霏：古典吉他的中国面孔	284
朗朗为何抛弃 DG	287
卡里姆·萨义德：巴伦博伊姆的门徒	290
丹尼尔·特里福诺夫：圣洁的傻子	293

导演、制片人、音响工程师、 乐评人、经纪人……

科西玛·瓦格纳的内心世界	301
普罗科菲耶夫的妻子	304
瓦格纳家的受害者	308
罗素·约翰逊：全球最好的音响工程师	311
赫伯特·布莱斯林：国王缔造者	314
肯·罗素：如何在维也纳惊世骇俗	317
罗纳德·维尔福德：古典经纪豪门谢幕	326
乔纳森·米勒：为歌剧更换时代背景的人	329
克里斯托弗·努本：电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332
阿列科斯·罗斯：古典乐和流行乐的和事佬	335

作曲家

海顿,海顿,让我从何说起?

聆听海顿 (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 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该从哪儿开始? 作曲家只有两种,要么高产,要么宁缺毋滥。阿诺德·勋伯格一年从不写一部以上的作品,而海顿一周可以写三部。

不似其他高产作曲家,比如莫扎特有《小夜曲》,门德尔松有《婚礼进行曲》,海顿从没有一部作品脍炙人口到成为他的招牌。他只是一部接一部地写,从不懈怠,以至于出版商不得不把六首弦乐四重奏并成一部作品出版,才能显得他不那么高产。

1920年代,富有的荷兰人安东尼·范·霍伯肯开始收藏海顿的手稿和初版乐谱,想编一套权威的目录。收集到5000部作品的时候,他放弃了。虽然现在海顿的作品都有了编号,但仍有佚作不停地被挖掘出来。对于任何有兴趣的人来说,海顿都写得太多了,2009年是他逝世200周年,的确让音乐节的策划者们颇伤脑筋。大家痛苦地大喊:我们该拿海顿怎么办?

海顿的作品全集多达150张CD,却便宜得惊人,比起解决问题,这简直是把问题复杂化了。尽管Brilliant唱片的设计者用不同颜色区别了类型,但仅仅是数目也已让人望而却步。海顿年的生意可不容易做。

理论上说,海顿是古典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的创造者。莫扎特叫他“海顿爸爸”,还称“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然而海顿并不满足于创造体裁,他还写了104部交响曲和68部四重奏来充实体裁,这些作品熟练而风趣,却少有惊世杰作。他还为八种不同乐器创作了协奏曲,还写过一打弥撒、两部清唱剧《创世纪》

和《四季》、13 部意大利语歌剧和 6 部德语歌剧、无数三重奏和钢琴作品,更别说数百首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歌谣了。

海顿 1790 年代住在伦敦,有三位爱丁堡出版商找到他,请他为英国民歌谱写器乐伴奏,费用是每首歌一到两个畿尼(英国旧币,价值一镑一先令),外加丝绸手帕和鼻烟盒。海顿热爱方言,写下的歌曲足以装满 20 张 CD。他在伦敦的外科医生妻子安·亨特(Anne Hunter)是一位诗人,他也替她的诗歌谱曲。

Brilliant 公司出版的海顿全集售价在 90 英镑左右,每碟约合 65 便士。亚当·费舍尔(Adam Fischer)指挥的交响曲堪称优美,布赫宾德四重奏(Buchbinder Quartet)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其余的则来源不一,明星演奏家的缺席使得整套唱片对困惑的听众而言毫无帮助。

要进入海顿还是有办法的,但是要仔细地考察历史背景。古往今来的伟大指挥家都明白海顿不是孤立的作曲家,而是一场热身准备。托斯卡尼尼在理查·施特劳斯的《堂吉珂德》之前演海顿的《第 92 交响曲》,富特文格勒会在舒曼和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之前演奏海顿《第 88 交响曲》,他们通过海顿的源头来阐释交响乐的真谛。比彻姆没那么爱说教,他会用海顿的晚期交响曲开场,赶走刚下班的城市听众带来的忧心忡忡。

只要看过大堆海顿乐谱的人都会意识到,他不是像莫扎特或贝多芬那样的作曲家,能够展示持续的新意和意志的力量。海顿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埃斯特哈齐家族的田园城堡里指挥乐队,在漫长的寒冬夜晚中为无所事事的乡绅贵族取乐。他的任务是创作新的作品而不必要创新。匈牙利贵族付钱给他,是为了他们的谈话不会被任何古怪的音乐所打断。

海顿为了让自己的交响曲更好卖,开始给它们取名字。《第 92 交响曲》取名“牛津”,因为他在牛津拿荣誉博士学位时指挥了这部作品;《第 94 交响曲》名为“惊愕”,是一次有礼貌的吓唬人;《第 101 交响曲》

叫“时钟”，因为像时钟的嘀嗒声。第 82—87 交响曲为巴黎而作，第 93—104 交响曲为伦敦而作，这些是他最鲜活的作品，然而当时他已经 60 多岁，在伦敦上流社会如鱼得水，还有一位情妇吕贝卡·施罗特（Rebecca Schroeter），所以决不会尝试冒险。他是个保守的艺术家，可爱而循规蹈矩。安塔尔·多拉蒂、内维尔·马里纳和尼古拉斯·哈农库特指挥的伦敦系列交响曲是诸版本中最鲜活的。

杰奎琳·杜普蕾录制的《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和玛尔塔·阿格里奇的《D 大调钢琴协奏曲》均十分精彩，你可以在 YouTube 上聆听片断。海顿的四重奏有无数版本，其中作于 1790 年的《云雀四重奏》最能体现他甜美的天性，鸟鸣变成了四把乐器的文雅对话，结尾处更像苏格兰快步舞。

他在创作最杰出的作品《创世纪》期间，一天早上被一位访客打断了工作。“看那些音符多么像波浪啊。”海顿指着手稿上那些起起落落的旋律说，“你看，这里是山峰，”他朝着一脸迷惘的访客大笑，“有时候在严肃的工作中，你得给自己找点乐子。”

我之前说他没有招牌作品，其实有一首，只不过被挪用了。他的《皇帝四重奏》中的一个主题 1797 年变成了奥地利的国歌《天佑吾皇弗朗茨》，后来又在纳粹德国被改成了《德意志高于一切》。海顿的清名没有受到玷污，这足以证明他的谦逊。当看到自己最美的旋律被一个国家选中，他坐到钢琴边，对这个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变奏，撇去了其中恢宏热烈的部分，加上了些许忧伤，这是陷入沉思的海顿正温情地同自己对话。

柏辽兹为什么不招人爱

柏辽兹(Hector Louis Berlioz, 1803—1869)向来不招人喜爱。每到他的周年纪念,全球的剧院和乐团会尽职尽责把他的作品展示一遍,但感觉更像义务而非真心投入。公众对他的评价也从未有过任何改变。

柏辽兹葬在蒙马特公墓,旁边是两任悍妇太太哈丽叶特·史密森和玛丽·莱西奥。曾有人提议将他的棺槨移去先贤祠,结果被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否决了,政客对柏辽兹是否配与安德烈·马尔罗、让·饶勒斯和大仲马这样的法国伟人分享荣耀进行了激烈辩论。

很少有像柏辽兹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祖国如此不受待见。巴黎没有以柏辽兹命名的街道,法国无法原谅柏辽兹,因为他不承认法国文化天生优越。柏辽兹在异国寻找灵感,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莎士比亚,《哈罗德意大利》来自拜伦,《浮士德》来自歌德,管弦乐作品来自贝多芬。

正如所有伟大的艺术家,柏辽兹只听从自己的内心期待。他父亲是个外省医生,一心要他子承父业,结果他辜负父亲的期望,从医学院退学,转去音乐学院,但很快就对法国音乐机构的意大利式平庸愤怒不已。他会在凯鲁比尼的音乐会当中站起来大叫:“五法郎来个好点子!”由于无法让自己的作品得到公演,他只能写乐评谋生,带着“一成不变的冷笑”去参加所有音乐会。被他冷嘲热讽过的乐手故意毁掉了他的《安魂曲》和第一部歌剧的首演。柏辽兹说:“地狱里的人的命运也要好过我。”

柏辽兹喜欢天马行空的罗曼史,他爱上了最难伺候的女人——

个有一半伊比利亚血统的爱尔兰女演员、合唱队歌手。他用鹅毛笔在《幻想交响曲》中详细记录了疯狂爱情令人目眩神迷的细节。

他在不安分的天才中找到了一席之地。1830年代的巴黎吸引了无数艺术流亡者：肖邦、李斯特、瓦格纳、门德尔松和海因里希·海涅，海涅说柏辽兹有“硫磺般闪亮的反讽”。李斯特帮他安排了德国巡演，指挥管弦乐队。他的足迹遍及奥地利、俄罗斯和英格兰。1854年在伦敦，柏辽兹与瓦格纳前后脚分别指挥了两支竞争乐团，柏辽兹得到的评价更高。瓦格纳借鉴了柏辽兹的不少想法，却从未原谅他。

柏辽兹野心的巅峰是那出五个小时的歌剧，讲述太基的特洛伊人。巴黎完全不顾其恢弘壮丽，只上演了其中的三幕。他因失败而沮丧，两任妻子都先他而去世，最后他的儿子也发烧而死。他一蹶不振，写了一本尖酸刻薄的回忆录，指定身后出版。柏辽兹于1869年3月去世，终年65岁。他的临终遗言是：“终于，他们会演奏我的音乐。”

人们的确做了，但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柏辽兹的声誉并未因音乐而彰，而是通过一本教科书《配器法》。他拒绝为巴黎沙龙写美妙动听的小曲，而成为了大型管弦乐作品的老法师。他的著作精准而雄辩，为欧洲音乐的正午铺平了技术可能性的道路。马勒和施特劳斯都仔细研读过这部著作，它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随后写成的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后者曾和学生一起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如痴如醉地聆听柏辽兹指挥的音乐会。在柏辽兹造访之前，俄罗斯没有音乐。他是开山人物。柴可夫斯基在《第三交响曲》中像扫荡糖果店一样扫荡了《幻想交响曲》。穆索尔斯基去世时床边放的是柏辽兹的论著。

第一代明星指挥彪罗、里希特、尼基什、马勒、托斯卡尼尼生气勃勃地复兴了柏辽兹的音乐，对他华丽的炫技和无边的世界大同兴奋不已。查尔斯·哈雷1836年成为柏辽兹的朋友，并令他的交响曲成为曼彻斯特音乐会生活的主要内容。1890年《特洛伊人》在卡尔斯鲁厄的两个夜晚首次上演了五幕全版，而将真正的原版设计搬上舞台是在1958年

的科文特花园。

柏辽兹交响曲的戏剧效果、大合唱的万种温柔都很符合英国人对壮观和多愁善感的特别嗜好。现代最显赫的柏辽兹诠释者几乎都是英国人,从华丽的托马斯·比彻姆到沉思冥想的科林·戴维斯,后者和伦敦交响乐团录制了一套 12 碟的柏辽兹作品精选。而最全面的柏辽兹传记,也出自英国评论家戴维·凯尔恩斯(David Cairns)之手。柏辽兹 200 周年诞辰时在巴黎上演的《特洛伊人》,由约翰·艾略特·加迪纳(John Eliot Gardiner)指挥。

法国无法忍受如此风生水起,如此独立的灵魂。虽然柏辽兹得到了比才和梅西安的青眼,但现代派主流人物从德彪西到布列兹都偏爱与瓦格纳泥泞地扭打,而对家门口的天才视而不见。柏辽兹在法国依然是弃儿。尽管他有先知先觉,却仍是早产的欧洲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他是疯子,或是更糟的字眼。他被与撒旦之类的人物相比,乘着《浮士德的劫罚》的乐谱封面佝偻盘旋在蒙马特公墓的上空。

法式矛盾传染了整个音乐世界,人们将柏辽兹视为偶然的艺术,属于个人偏好而非乐史定论。法国固有的小家子气诅咒了它最伟大的作曲家,他被永恒拒斥,尸骨留在边缘墓地。希拉克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门德尔松的内心谜团

1980年代初,欧洲理事会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注意到1985年是巴赫和亨德尔诞辰300周年,于是顺势宣布当年为欧洲音乐年。所有成员国都发行了纪念邮票,演讲和各种活动纷纷进行。BBC用两个频道播放了180小时的古典音乐,每天半个小时,而且是黄金时间。

我不指望2009年的电视频道能做到这些,但有四位音乐巨匠的纪念日仍然值得所有有文化的媒体去关心,他们是普塞尔(1659年生)、亨德尔(1759年卒)、海顿(1809年卒)和门德尔松(1809年生)。BBC广播三台将会每周播出两部海顿的交响曲——他真是体贴人,正好写了104部;各大歌剧院都会上演亨德尔的歌剧,除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他们的数据库大概把亨德尔弄丢了。

BBC二台会奉上四集《英国音乐的诞生》,巴比肯艺术中心、格林德伯恩歌剧节和科文特花园将先后上演普塞尔的歌剧《亚瑟王》《仙后》和《狄多与埃涅阿斯》。然而在这些耀眼的计划之间,一个重要人物正处于被遗忘的边缘——容我多嘴,一向如此。

为何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1809—1847)总是容易被人忽略?在19世纪,他被认为是能与贝多芬和巴赫比肩的人物;在20世纪,他的音乐对许多人来说像披头士一样耳熟能详,如果不是《乘着歌声的翅膀》,起码还有必听的《婚礼进行曲》吧。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是每位小提琴家的试金石,他的《苏格兰交响曲》是描写苏格兰最著名的音乐篇章。

这些作品的任何一首都能为门德尔松在万神殿中争得一席之地,